

夷牢溪廬文鈔

夷牢溪廬文鈔卷五

遵義 黎汝謙 受蓀

過洞庭湖記

少時讀范文正岳陽樓記與杜子美孟浩然之詩竊欲覽洞庭之勝而無所因乙亥北上紆道維揚道出荆漢已買舟矣同年華君攄鵬以湖水冬涸滯於舟行因循陸自荊州入江洞庭近在咫尺而終不可見心常嘆焉庚辰北上則又由駟道緣洞庭之旁而趨今冬十二月復有日本之役乃得浮洞庭登岳陽樓讀范文正公記誦杜孟兩公之詩慨然想見先輩之胸期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吁湖山之變態千古如斯而古人之餘韻高風則邈焉不可復識地以人顯境隨時變同一湖也估客舟師日往來於巨浪驚濤之

中而不知其境之浩渺足以興人高曠之志望古之懷而一自范  
杜諸公登臨騁目則天地之大萬物之繁生民之憂戚咸入於其  
胸中而不可遏抑蓋境無不同而心有千變同一境也欣愉憂戚  
判若天淵然後知黃鶴之樓滕王之閣蘭亭之春赤壁之夜宇宙  
之內四時之中無時不有其時無在不有其境特乏古人之心境  
耳一入憂樂者之胸則高山大陵平湖淺沼莫非勝地名區若盡  
如舟師估客之所懷則雖登蓬萊遊閩風跋涉四海亦祇見財耳  
帛耳安有所謂憂樂悲愉者乎安有所謂絕特闊壯者乎萬物之  
變存乎其人不必係乎物也喜者見之爲喜悲者見之爲悲譬如  
四子六經三尺童子誦而習之則詰屈聲牙其苦若藥一經有道  
之心胸便充然有無窮之味余於洞庭之勝因有感而發焉

題宦莘齋江湖載酒圖序

昔太史公博古多聞負絕軼不世之才而不顯用於當世於是慨然發憤登龍門躋泰行跂跂齊魯燕趙南浮江湖覽蒼梧九疑登會稽之山東遊蓬萊下瞰溟渤搜嶽瀆之靈以攄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氣故其發爲文章變幻雄奇如高山巨川百怪混漾世莫能尙之自時厥後墨客騷人文章之士放懷宇宙大都借助江山之靈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義獻張旭之書巨源荆關之畫無不牢籠萬象控縱風雲粟視河山塵視六合千態萬狀畢陶寫於毫端而無不曲盡雖其發洩不同而其得力於游觀興象於山川者類如此吾友宦君莘齋少負不羈之才落脫蕭散不喜爲科舉之文吾少時讀書夷牢水上與詹君序東言同時儕輩嘗爲余詳道莘齋

之爲人心相慕者垂二十年己卯夏莘齋挈眷還山始相遇於貴陽握手言笑懽如平生縱談上下古今源泉瀆湧不可遏抑令人神移忘倦然後知莘齋十餘年閒出巫峽浮洞庭泛長江眺金焦之勝東過會稽泛錢塘潮流連於西湖之上訪嚴瀨道山陰想子陵晦翁之遺風遂航北海歷燕趙名都交北方豪俊東望泰山西瞰太行慨然想見屠狗擊筑之流於是南北數萬里之地山川人物草木禽魚萬物之情狀與四方知名之士無不經緯於胸中而相與上下庶幾壯游者哉雖然游心於有象者其迹粗游神於無象者其迹妙有象者易盡無象者無窮莘齋豈游其迹而不遊其神者乎近歲莘齋復客游上海置身於繁華富麗之邦退然深歛一室獨居日與古人爲徒如不知有天地之大也者其平日耳目

所寄履舄所經又屬善繪者畫爲圖冊舉數萬里之程悉納於尺幅之內目想而神游焉一若少文之卧游者莘齋亦倦於游矣其將游神於太空游身於六藝方寸之地而游刃有餘如莊子所謂神與天游者乎莘齋博辯知古今喜文詞浩乎沛乎無涯矣今不游於外而游於內不游其粗而游其精吾知其平日登臨之勝弔望之情將益發爲雄文奏爲古調以追配古人矣余將東使日本小住滬濱莘齋出江湖載酒圖屬題爰記其崖略如此

母兄工甫家傳

兄諱汝弼號工甫遵義黎氏其世次具先府君家傳中於 皇贈  
奉直大夫長山令君諱安理爲曾孫 皇贈奉政大夫巧家同知  
諱恂爲孫 皇授徵仕郎隨州州判諱兆勳爲子 皇贈朝議大  
夫知府銜候選知州諱兆祺爲本生子而於汝謙爲同母長兄也  
兄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二日巳時以光緒十九年癸  
巳十月十三日卒於沙灘老宅享年五十有二娶蕭氏生子棣榮  
樸皆先卒繼娶李氏生一子棣女二尙幼孫二寶書麟書皆棣出  
以次年 月 日葬於同里新舟之侯家林汝謙聞訃爲位以哭  
且爲之傳曰嗚呼吾忍傳吾兄哉雖然我不書之後將無述吾忍  
不傳吾兄哉兄生值世太平四海無事巧家公再仕滇南年六十

歧望孫曾而世父伯容壽農兩君皆盛年不育及兄生羣焉色喜甫三歲巧家公遂命承繼大宗自伯容君以逮諸姬備極愛寵襦袴冠巾脯滷棗栗罔不宜備逮五六歲巧家公召赴滇南與其寢室口授章句及公歸田諸孫漸茁兄曰侍左右口講指畫日有定程經史百家之書涉於詞賦者纖悉瑣錄筆之窗壁銖積寸累使觸目不忘自六經以逮三禮三傳均能倍誦又時從鄭先生子尹及其子知同諮諏小學洪綱細目如指諸掌十數年閒兄學遂淵渟泛濫矣二十以後從事科舉時喪亂日久制藝榛蕪莫知途轍兄網羅今昔虚心請益而後啟其窾奧三十以後家庭多故遂篤志於青鳥之說有能明此術者必多方請業勿問貴賤輒稱弟子唐楊筠氏趕龍疑龍諸書深宵朗誦必熟背乃已時時涉水登山



與書證合自謂於此術精矣已而得地理辯證一書又以謂蔣大鴻氏實得楊氏心法亦恨青囊寶照諸篇率皆隱語謏詞疏正者復支離其說懼洩秘密兄夙夜深思若得其彷彿者乃自爲羅經用邵堯夫六十四卦方圓之圖以定方位於每卦中分天地人三元離合錯綜三元者無乎不在求之數年自謂蔣氏之說雖得其大凡而其精微玄妙非明師口授莫能明也聞戚姻張導岷言湖北麻城張某能明此術己丑會試後又擔囊拾笈走千里至武昌介張丈濂卿冒大風雪走麻城訪所謂張某者至則張適遠出留守逾月乃盡傳其術以去又以選擇時日須識日行軌度聞漢口某氏用西法推測較古法簡明訪得其人留十日得究其術已而聞蕪湖鮑文澤爲蔣氏四傳弟子不遠千里從之論難日相與登

山巔涉深湖相度古墓以徵其驗久之沛乎若有得於心者乃以其年八月歸葬先妣兄自謂碣乎不疑者矣貽汝謙書謂地理之說知形勢而無理氣蓋徒然耳乃葬甫逾年而兄喪子又逾年而兄亦喪嗚呼自郭璞作葬經唐楊氏曾氏益衍其說作青囊寶照諸書隱語謏詞令人莫能解由茲以降其說日繁而其理益謬顛倒迷惑至不可究詰上知之士皆莫之能信而愚者乃挾其技以謀生而欺世之人或不之察以謂挾斯術者果能生死禍福於人嗚呼死生禍福本之於天豈區區甲子八卦者所能持其端哉吾痛吾兄之勤不獲少報而窮餓以終也故發其凡以告世之習此術者兄光緒五年己卯科舉人已丑大挑二等以教職用未及授祿而卒

遣子祭次女蘭姑文

維光緒廿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父汝謙遣子枋以酒醴家饌楮帛  
冥器之儀致告於次女宜蘭黎姑之靈前曰嗚呼自汝之生今十  
四年生於日本及歲還山汝方四歲挈汝蕪湖汝母同來五年其  
居姊妹兄弟李氏之廬嬉嬉嗃嗃無疾無虞詩書管線食淡衣粗  
小家姑舅相聚不孤瞬經五載盡室歡娛庚寅之冬我使橫濱汝  
母偕來官署沈沈崇樓廣廈繡幄朱茵衣有綾羅食有鷄豚外洋  
玩具巧樣翻新紅桃綠李紙牌棋枰汝獨聰穎落子驚人我食西  
菜汝啜其贏我耽醇酒汝爲我斟聽說故事輒到鷄鳴有言必順  
有教必遵憐汝愛汝甚汝弟兄汝質荏弱我獨鍾情客劉姑家歸  
則豐碩汝母笑言不宜家食歸甫一月日漸消瘦謂汝有病汝則

無收癸巳之冬還寓申江居廣福寺移太卿坊屋小人多和樂且  
祥一姊兩弟鸞鳳翱翔自汝識字四書僅完近數年來無書不觀  
紅樓水滸三國西游凡有說部堆枕盈牀每覽一書竟尾從頭洞  
悉人情皮裏春秋女紅針黹罔不精求謂汝太慧而又勤能巾幗  
其貌丈夫其心思有樹立百世留名甲午之冬來至粵東寓雅荷  
塘花木葱蘢春花秋月嫩綠新紅深堂密室和氣融融迴廊望月  
曲檻迎風方塘水漲賞雨梧桐鳴鳩屋角乳鴨池中蘋婆結實荔  
子流紅花開池北第所牆東隨時摘食姊妹爭聞至今思憶猶在  
目中去冬十月汝伯歸來謂汝有病脉息不佳命汝服藥我尚徘徊  
及至今正有張禹臣來診汝脉謂病實深其時汝體並無病情  
但謂脉息有浮無沈曰是本病着意小心我心始動服汝參苓初

防發熱服地黃湯藥近百劑病似小康突然反覆若不投方慮藥不行乃用八珍服二十劑潮熱反增汝伯謂言須納陽氣更用經方龍骨牡蠣加以附桂引火歸元始服二劑頂痛難堪我閱方書見有醫案古有此疾與汝一貫用蘆薈丸及逍遙散服之甚效潮熱日減醫桂新街移甜水巷病勢日廖我心懽暢及到七月病勢又增我則無計更乞高明重用生地兼用桃仁六劑之後病狀益沈又聞人言宜服坤靈既服不效知病已深用白鳳丸加以鹿茸初似有效已服不中後請醫士曰林郁南謂汝脾虧補救維艱勉立一方淡然漠然吾思汝病已入膏肓回生起死非草木根須賴血肉乃可回春因用牛乳生津補脾日服逍遙治肝之虧加以梨漿治汝肺灼又用燕窩補汝虛弱汝咳則止汝脾則安凡病之來

我早逆探不謂汝病本肝血枯令吃魚油汝曰難乎恐傷脾胃我則聽之其實果服亦徒苦而似汝之病一生九死凡遭此疾百不一起我觀汝病多見絕症欲以藥力回天保命時近冬至汝病忽增五日不食一息僅存沈沈偃卧呼喚不應察汝氣色悽瘦非人二十一日汝忽思食問我求藥我意轉吉既食燕窩又食蛋粥附子洋參汝亦能服垂絕之際汝尙清明扶汝起坐汝尙生嗔豈知頃刻汝遂不起轉側之間砉然而止日者算吾汝弟汝母皆有刑傷那知在汝並推汝命難過冬節今冬卽過難逃三月如天之福度此厄年四人之歲定赴黃泉由此觀之命已前定汝之生死不係乎病汝病雖重藥食不謬非藥無靈命原不壽人生壽命全係於天藥可起死帝王不殲汝今死矣汝魂則靈常依父母再約來

生汝今死矣不必抱恨無可奈何聽天由命汝之靈櫬暫厝義莊  
與汝弱弟同在一方汝生在外不識家鄉旅魄孤魂誰嗣蒸嘗他  
年我歸將汝歸去返骨故山以畢吾意雖曰歸骨不知何年蕭蕭  
白楊纍纍荒阡憑棺一哭涕泗漣漣今設汝靈汝有憑依常依膝  
下汝莫他之汝犯首七爲汝誦經消災解厄奠汝靈魂汝父思汝  
心碎腸斷夜不能眠晝不思飯知汝雖逝亦非汝願汝思父母亦  
可想見天耶命耶亦氣數耶汝不願死我何爲生耶尙望汝靈憑  
汝靈位見汝影像我心差慰如汝在時成雙成對汝則死矣汝父  
酸心聲盡淚枯自夜達明汝若有靈聽此告文嗚呼哀哉尙饗

邱松喬敬一齋詩鈔序

人非至愚極陋凡粗有聰明才力者莫不思蜚英聲於當時流芳名於後世以謂吾身者有盡吾名者無窮固從古賢人君子計久遠一死生所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顧成名之道亦至不齊矣上焉者蓄道德建勛業能文章此古所謂三不朽者也其次則學術技藝賤工之末得天獨至者亦可垂美名於無窮如逢蒙烏獲以勇力名羿養由基李廣以射名公輸子以巧匠名奕秋以奕名易牙以味名昭文伯牙以琴名庖丁以解牛名蘇秦張儀以詭智名孫臏吳起以兵名朱家郭解以俠名推而至於和緩越人以醫名許負以相人名陶朱伊頓以治生名鄧通董賢以佞幸名東方朔以滑稽名劉伶陶潛以酒名阮籍稽康以放誕名甚至日者龜策莫



不有以成名是名者實之寶凡得天有獨勝而出乎人人者莫不流聲於後世也自聖賢不作蓄道德而能文章之士如司馬遷班固韓退之歐陽永叔之傳世不常有或曠代而僅遇於是方術技能之士有一節足稱者多湮晦而不彰而人之不甘於沒世無聞者乃各出其智力以相勝於是人自爲書家自爲集或以詞章或以書畫或以訓詁考證金石收藏各務極其勝馴至天下之書不可紀極此其意雖於三不朽之旨有閒然亦賢達之士思慮長久不得已而爲之者歟其於以味以奕者不尤加一等歟吾友邱君松喬少年劬學生於仕宦之族習聞詩禮之風於四始六義之奧蓋嘗究心中年飽經世亂流離奔走備極憂虞晚歲筮仕粵東又憔悴淒清抑塞而不顯凡境之所遇目之所遭心之所感有不能

自過者一寓於詩所以誌其生平者甚備去年夏松喬奉檄署瓊山縣事凡知松喬者咸爲松喬賀以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者天道也松喬直道事人積久不遇今雖老矣而卒得以少慰其平生豈非天道之慘舒有數耶乃松喬到官不逾月而病病不逾月而卒嗚呼所謂天道者竟如斯乎竟如斯乎此士友之所深恨隱痛而不可解者也悲夫松喬將赴官出其詩三冊囑余刪訂余未及展讀而凶聞忽至嗚呼余其忍負死友之託哉櫬歸有日乃略爲去取付其次子學怡奉而藏之需異日梓以問世並附入黔人詩選以答死友之情松喬名寶森貴州畢節人由己巳舉人軍功保舉選授廣東大埔知縣廉直伉爽一介不苟有古君子風焉

贈李鐵船觀察序

從古仁聖賢人英傑奇偉之士自有書記以來可考而稽者蓋亦繁且多矣而能隱顯一致知機識時變化無方隨時立業其卒也身名俱泰忠義兼全知名勇功隨在而見者鮮有如范蠡樂毅之爲者也夫蠡當勾踐破亡之餘困於會稽之上社稷幾覆蠡出奇計脫其君於險難忍辱含恥修政齊民生聚教訓二十年後卒以沼吳令越成霸業及勾踐意得志滿種以諫死蠡知勾踐之可共憂患難同安樂也遂扁舟浮於五湖所至累致千金盡以散諸宗族親戚之貧乏者而卒老於陶樂毅聞燕昭王禮賢下士有服齊仇之心可與建功立業乃假命於魏而使於燕說昭王以伐齊之策連橫趙魏楚宋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不下者獨莒卽墨耳燕

王數世仇讎一朝蕩滌及昭王沒世惠王卽位誤於讒慝之言令  
騎劫代將毅遂翻然遠引投身於趙已而燕軍大敗盡失齊城燕  
王悔悟折簡招之毅卻而不受婉詞遜謝終老於趙身名俱泰此  
二子者皆顯勛業於當時流芳聲於後世以視王剪白起李牧廉  
頗之徒功成而不知止名滿而不知惜卒至身名慘辱爲天下笑  
其愚智爲何如哉且從古開創勳臣鮮保首領卽守文之世任重  
權專功名盛大如霍光李德裕張居正輩或遭僂辱於生前或被  
族滅於身後幾能如二子之身名俱泰者乎然則二子者非兼聖  
賢英雄之智勇聰明未能若是其盛也吾友李君鍊船志氣宏毅  
博辯通古今遠見高識度越等夷無間賢不肖識其面者無不誠  
服心折愛慕而敬禮之古稱才過千人曰英才過萬人曰傑如鍊

船者非古所謂英傑者耶。鑊船家故貧少年，劬學由甲科爲部郎，堅苦自持，名聞日下。所與游皆當世賢豪，已而居憂十年，而家致累鉅萬金。其權謀術智與蠡毅同矣。旣而士友以鑊船之才不容獨善，交相敦勉。鑊船乃筮仕粵東，迭宰赤縣，綰劇差政，平訟理巨奸大盜，擒斬無遺。聲聞翕然，眾口交頌，以績累薦，至記名道員。往歲任南海首邑，以伉直不得久任，而鑊船優游自若，漠然無介於中。是非有蠡毅傲睨天下之心者，能如是乎？夫以鑊船之才之識之學，方當服官之年，異日由監司而歷封疆，可爲鑊船券然。余之所重鑊船者，蓋不在此，而在彼何哉？蓋以今日之勢，非人臣之可有爲近世得君之專，當國之久，秉權之重，有如相國合肥李公者乎？無有也。高掌遠蹠，渺慮澄心，容納眾流，驅駕萬彙，有如合肥公。

者乎無有也夫以合肥公據戰伐之功負天下之望且爲羣議所撓不能大行其志以安天下而馴至於身名俱損則鍊船卽處合肥公之地又烏能發抒志氣哉然則鍊船毋甯獨善其身自我立政發百產之精華開天下之美利衣食萬民惠養羣倫操縱盈虧低昂萬寶致國勢於富強底斯民於康樂以視世之擁旌建節墮壞成功流毒蒼生者其得失爲何如歟又况俯仰隨人欣戚在彼訾訾妮妮斲方爲圓伺人顏色者乎語云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如蠶穀者其審之熟矣夫遭遇各殊而立達則一鍊船其念之哉吾同年友華君聯輝治生與鍊船略似丁文誠公寶楨督川釐革鹽法一以委之歲增國帑百萬上其功 特賞知府丁公將畀以首郡而華君拒而不受士友環勸亦不納丁公薨同事者咸受禍而

華君獨免人咸高其志而服其明鋏船蜀人也亦嘗聞其爲人乎  
華君亦范蠡樂毅之流也又與汝謙爲友故并及之

務本論送李鑲船觀察

人之所以能修身治行立名成業者何在乎曰在自立自立者何在乎曰在治生治生者何在乎曰在農工商賈各務其業而能自操其柄夫惟能自操其柄斯得失取舍我能主之而不至惟人所令惟仕則不然操其柄於人而已不得而與焉何也蓋天下之理無窮而是非之公無定也立一事也我曰是人亦曰是而在上者獨曰不是則亦不是而已無如何也作一非也我曰非人亦曰非在上者獨曰不非則亦不非而已無如何也然則是非果有定乎哉然則是非果無定乎哉曰皆非也有勢力而後有是非是非固隨勢力爲轉移者也勢力大者非者亦是勢力小者是者亦非此天下古今所無可如何者也 國家以權畀之督撫位重而權專



其勢力所及可使黑白轉色東西易位 朝廷之科條弗顧也士  
庶之清議弗恤也殺生在手予奪從心不論是非但論欲惡欲惡  
無定隨時變遷不可方物爲其下者承顏揣色度意摩情一言合  
則升九天一語離則沈九地然則今之仕者直俳優而已矣奴隸  
而已矣古人事君之義致君之道固如是乎雖然是亦非盡爲上  
者之過也在下者亦有以殷之自夫政治之偷也 朝廷以官與  
民交易民亦以商賈之利市官操千百之金熟計無可爲業願農  
工商賈息薄而有耗折之憂舉室聚謀莫如市官之利便近者一  
二歲遠者三五年而子母盡還操其贏餘以取無窮之利顯榮尊  
重可食租衣稅以終其身然則人何苦而不爲仕哉於是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馴至仕途猥爛不可言思舐痔吮癰蠅營狗苟之行

恬不爲怪矣在上者見仕者如此其卑污陋劣也遂一切以大馬  
草芥視之用之之法愈賤而求之之術愈工奔走趨蹌承顏望色  
惟恐稍失於毫芒一人作始百人效之遂至舉世從風而莫知恥  
有翹然自異者出則視如怪物焉必排而擠之而後已嗚呼當今  
之世士苟粗知廉恥羞惡之心未盡泯者尙不知所變計乎尙不  
亟思自立乎又況自泰西通商以來楚材晉用中國之權利悉以  
委之西人而吾民之生計日蹙浸至四民失業爲淵毆魚當此之  
時有能起而振之大開工商之利收回已失之權豈非英雄人哉  
吾友李君鍊船固今之宦達者也科名則甲科矣階級則由州縣  
而監司矣於仕宦之利弊亦周歷而洞徹矣鍊船又英雄人也其  
能起而振斯民之困乎作務本論以送之

致張濂卿書

濂卿先生嫻丈大人講幄汝謙自成章之歲習聞先生之名久矣  
厥後見先生所爲先大父靜圃公墓文謬蒙稱獎竄名其中於是  
且感且慙思得一見顏色而山川間阻修謁無由壬午春隨使日  
本與嗣君導岷妹丈昕夕晤對益得讀先生平生所爲文章暨聞  
先生緒論而後歎近世文章先生殆姚梅之匹儔也爾時曾寄上  
先母傳略附書導岷乞先生敘述先德而未蒙賜覆厥後屢晤導  
岷屢爲陳乞雖承允諾而迄未徵之施行戊子之秋道出保定撫  
謁庭階以謂十數年積素可庶幾一通不意天不假緣又會先生  
送兩公子秋試闕下己丑之冬家兄功甫道武昌謁先生於江漢  
書院留連旬日蒙先生過信專足遠召小子蒙師講堪輿之說蒙

師曰日備得聞先生言論風采康強如昔亟欲修函上謁而適有日東之行倉皇不果去歲先生高足日本宮島誠一郎回國聞先生仍在荆襄夫荆襄居天下之中爲諸葛公龐公孟公隱居之所羊叔子杜元凱立功之地其流風遺韻當必有浸被草澤者先生講授其間其亦有望往古開來今之意乎先生書名滿天下自視亦在李唐以前久欲奉乞聯屏而道遠莫達積想於懷日月侵尋倏忽荏苒茲特不揣固陋乞暇時爲書一聯一屏交上海文報局寄下橫濱理署以爲後生楷模如先生將平時臨池棄紙并寄十數葉俾見廬山真面尤爲企望外呈上先君子傳略一篇據事直書樸拙無文采伏乞謬賜矜寵爲墓文一道以光泉壤則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昔曾子固乞銘其先人之墓於歐陽公語極懇

惻然不自知其文之與歐陽公并永也蓋自贊美其父兄固難取  
信於後世此古能文之士亦不能無乞人之事乎望先生垂察焉  
導岷宦况想益佳舍妹及諸甥輩均吉學業日益進也

祭蕤齋叔父文

維光緒二十四年二月朔乙卯越廿七日辛巳從姪汝謙謹以家饌酒醴之儀致祭於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叔父蕤齋黎府君之神位前曰嗚呼叔父遂長逝耶叔父之生六歲喪父百苦具罹含辛茹素年甫弱冠文筆驚人廿歲游庠試必冠羣時逢喪亂黔省停科乃赴京兆兩試跌蹉羈旅春明假館授讀饑不得餐垢不得浴赤手流離萬里難歸孑然一身無地因依前隲後蹟獻策 闕廷大中 聖心一鳴驚人 特賞縣令發往江蘇交會文正察看賢愚幕府八年文正器重兩次密薦謂宜大用文正殂歿世乏知音下僚碌碌壯志莫伸光緒丙子隨使英國時從郭公百事齟齬五年之內百苦備臻家有黃口白髮慈親曾侯繼使復不相諧值

此艱危公真難哉物極則返勢盡則還忽奉 簡書 特賞道員

命使日本 欽差大臣撥雲見日歷陂還平未及三年忽遭內艱

買書萬卷囊無一錢當斯時也我實負公兄弟所爲我亦無從居

憂三載乃復朝天又奉 簡書日本重旋三年之內我未隨偕公

因一奏立降三階繼者李公我時偕往公頗自失神色悽惻公歸

自東覆 命入朝 簡命川東兵備逍遙在官四年侈靡華富備

極豪奢似忘寒素中東之戰公心焦勞憂國忘身涕泗如潮適遇

火災延入內署殃及千家公驚失度又值教案 朝命議和外人

遷延如理絲羅大吏譴訶謂公不力机榷譴張遂遭心疾自茲以

往如迷如癡提刀大叫有似兒嬉未可任職乞身歸林初似有瘳

已復加增昊天不弔雙目並瞽飲食起居由人玩侮自聞公病我

心慙愁卜諸星家逾歲當瘳延至秋閒仍當出山榮華壽考猶克  
五年我方意公勢必再起孰意嘉平遂爾長逝得公凶問我心傷  
悲連晨達旦涕淚漣漣計公平生天挺瓌奇忠信型俗出處驚時  
程朱道德韓柳雄詞英峙風規嚴毅威儀古訓是式後進是師引  
拔寒畯惠徧三族微顯闢幽如饑如渴梓邦文獻百計求營樹碑  
建祠不惜黃金初使日本廣求逸書靈簡蟲編鱗萃雲鋪不肯自  
私以公天下付棗與梨精絕無價成書冊卷四海震驚老師宿學  
歎爲無倫半簡殘編如玉如金公之文章早震海內公生自刊洵  
可無愧公不好佛愛禹門山廣闢壇場結構三年崇樓傑閣貝葉  
娑羅彝器藏經萬卷搜羅遂闢法場維那方丈千里奔波來依和  
尚坐令冷寺化作叢林梵唄鐘魚六時聞聲高曾壙墓華表豐碑



有文有銘誌事迹詞皆大手筆自公乞之先世撰述舊語新詩公

盡釐訂付諸琬梨先志未逮公聿成之創建書院嘉惠士林詒雁

脯脩獨力經營凡此盛業更撲難數集公一身突過前古忠信篤

敬公之持身聳動異域師表人倫高亮襟懷公普無際戶庭坎離

屋宇天地

以公生年月推河洛理數云天地我屋宇坎離爲戶庭

環顧今世人誰似公天不

憖遺乃以此終嗚呼公平脫離塵垢炯炯神明想不迷瞶謂生迷

惑死必沈冥嗚呼公眞神爽不靈或謂身死神明自清斯言若然

神其來臨我受公恩何日能忘晨哭至亥夜哭到明人誰不死死

誰無疾公獨何爲遭此奇疾稽首叩天天高不言以公盛德獲此

報焉天不可知理不可定無可奈何歸之於命遠隔黔中雲山萬

重公如有靈跨鶴乘龍來享酒漿聽我祝詞朝惜暮唏鑒我心悲

嗚呼哀哉尚饗

上倉場侍郎李苾園書

自別風微於今數載企慕之念與日俱深恭維老伯大人望重清  
時名高當世當此時事艱難之會專望變通政治以濟傾危其有  
二三豪傑之士足有大用於天下者知明公必洞鑒於胸中矣夫  
事有不當言而言者誠過矣有當言而不言者過愈甚矣方今時  
勢維艱需才孔亟凡卓卓有爲之士未經達於朝廷者明公固  
當拔而出之其既達於朝者尤當推而挽之俾其挽將衰之運  
會濟社稷之安危此古大臣之風也汝謙奔走風塵閱人多矣海  
內之士耳目之所及其可以挽回國祚拯濟生民者君  
殆其人也某君學有淵源言無虛泛汝謙雖未見其人而觀  
其所作決非時俗夢夢之流嘗以其不得大用於天下爲惜乃者

朝廷奮發振興旁求俊乂

二人均一時優

子錄用

聖天子求賢如渴可謂千古一時竊以爲斯人一出

天下大局必煥然一新乃

廷臣猶有習見拘墟排斥誣詆如某

大宗伯者夫某君之爲人天下人望之若祥麟威鳳方謂斯人不

出如蒼生何乃公卿大臣旣不能汲引於前上體

聖明求賢至

意反多方排斥信口蔑誣力擯而棄之是自絕於天下也汝謙觀

其奏議不勝髮指徒以區區末秩無可如何惟有咨嗟太息而已

明公位列貳卿力可薦賢愚以爲當有一言上陳主持公論使如

君輩有用之才不致廢棄斯不負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明公若

能保薦其人是明公之名且重於天下後世明公而不薦其人吾

恐其或見輕於天下後世此汝謙所謂當言而不言者過愈甚之

謂也幸留意焉汝謙不揣愚昧妄進芻言不勝惶恐之至

上兩湖總督張書

敬稟者竊汝謙黔南下士嶺嶠微員昔年曾中乙科兩度隨使外  
域參稽世變博覽中西竊觀中朝士夫台閣疆吏能通達時勢  
宏濟艱難一力一心爲民爲國有憂危天下之志拯濟蒼生之心  
者未有如公者矣自粵捻平定垂三十年其間諳達洋情撐持寰  
宇者賴有合肥相國其人中東一役合肥身受重謫置散投閒國  
是亦因以益不振海內有識之士喁喁景望仰賴覆庇以安土樂  
生者皆萃集於公一身何也蓋封疆之吏大都墨守舊聞不知通  
變巢危幕若安樂之窩游沸鼎如清涼之界身爲人役俯首甘心  
柄聽人操冥然罔覺固原見聞之不廣亦由學問之不深惟公素  
負蓋世之才夙具宏深之學有所舉措無不當於人人心本末

兼綜中外並舉咸謂夷吾復生江陵再相矣汝謙聽鼓粵東於今  
五載凡公政績官紳士庶至今俱嘖嘖稱道謂爲曠代奇人則公  
之爲天理昭然羣情翕服人之不負公亦明矣自公移節湖廣開  
創鐵政製造諸大端收旣洩之漏卮開閉塞之風氣皆天下大局  
所係非獨一省所關每讀章奏罔不歎公之能於襄鄂極瘠之區  
猶能從容展布非有雄才遠略果力精心安能與此然汝謙尤有  
進者自古樹立宏達以得人爲先而大臣以人事君尤以薦賢爲  
本孔子曰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進賢退不肖之謂也伊古  
名臣未有不以薦賢自輔而能成大名立大功者近代曾文正駱  
文忠胡文忠諸公其薦達人才徧及海宇節鉞相望冠蓋相摩大  
而勲臣小而循吏支持宇宙三四十年至今稱之不絕人口朝

廷亦追念前績時時形之 詔書朝野同聲公道自在今者神州  
豆剖大地陸沈危亡之憂近在眉睫印度埃及緬甸越南社屋國  
墟永爲奴隸皆由不知變法自取滅亡宰割之餘俯首帖耳雖有  
善者無可如何前車可鑒有識寒心而闇者貿然不知守舊不化  
今歲 朝廷翻然改悟百度維新無如股肱大臣夷然不屑視  
詔書如故紙棄 王命若弁髦當茲緩不濟急之時尙若從容無  
事之日及今變革已嫌遲去二三十年深恐不及再失今不作將  
有不能爲不得爲不容爲不准爲之日矣坐使九宇淪陷億兆爲  
奴皆守舊諸臣有以致之也嗚呼何其忍哉何其忍哉伏觀近日  
賢士能深通中外之故熟習變通之宜者莫如 **某君** **某**  
**君** **某** 二君者名已達於 九重望實孚於四海前次 召對未



蒙大用計必有閒之者公位望尊崇勛名赫濯一言之下足使砮  
矟貴於九鼎鴻毛重於泰山何妨累牘敷陳連章論薦如胡文忠  
薦左文襄故事乎今者時勢亟矣使中外大臣依然如故 詔旨  
日切於上文書空行於下毫無實政格不施行再遲誤一二年四  
海淪胥生靈塗炭不知更待何年何代方復出九地而升九天子  
子孫孫盡淪地獄悔旣無及死亦徒然詰責守舊諸公不過袖啼  
掩面詩曰噉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今歲俄法英德各據土  
地已具瓜分之勢分劃既定布置粗完卽將連類而進一旦再索  
決非一城兩城定必連州跨郡界址一劃禁令立頒華人束手受  
縛罔羊牢豕奉令不遑印度越南成規具在愚者不察尙以爲中  
國地大人眾必有英傑起而與爭斷不甘受束縛不知陳勝吳廣

本是天生李闔黃巢亦由天授至若孫權曹操高歡宇文泰趙佗  
錢璆之屬更是天挺人豪非由人力默察天心必欲使地球一道  
同風出民水火自明中葉以還西人蠶食南洋二三百國皆一矢  
不遺天心可見中國以十八行省之地而欲以傲全球墨守舊習  
恐非上天之心豈能遠生豪傑迨至全輿剖割隸人版圖雖隴上  
有輟耕之夫東門有長嘯之士揭竿制梃赤手空拳安能當彼堅  
甲利兵不過甘爲齋粉其無能爲也亦明矣於斯時也守舊之徒  
存者身若木鷄死者逍遙地下坐使後來者永墮淪胥如錢塘汪  
君康年所論必至之勢十七條者皆必一一親驗豈不傷哉豈不  
慘哉若能及今發奮自雄鼎新國政掃地自立百度聿張縱不能  
鞭撻五洲必能如日本之圖存自立黃帝堯舜周公孔子之典章

文物尙不至於澌滅淨盡此維新正所以守舊也今者事機亟矣  
瓜分之禍近在目前望公專以薦拔通達時務之才爲急並請  
朝廷破格擢用如咸同年閒用左文襄劉霞仙中丞李合肥相國  
故事其守舊不化袖手閒觀者沐之斥之放歸田里換梁易棟刻  
日振興其有功於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神明之裔者甚  
大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者殆過之矣

夷牢溪廬文鈔卷五終

夷牢溪廬文鈔卷六

遵義 黎汝謙 受孫

致王雪岑觀察書

雪岑觀察閣下久不奉候伏想侍奉萬福盡畫賢勞至以爲領汝  
謙縮榷蘆苞勞薪如故持籌握算無善足云惟念大局日非四隣  
交逼日勝一日年復一年曩者相與顧言時勢均懷隱憂竊恐從  
茲不振吾曹被髮左衽必及於身不意一二年來時務知新報諸  
賢大聲疾呼發聵振聵海內人士大夢將醒佛蘭金仙沈眠漸起  
近日 詔書屢下掃地更新旣建學堂又罷時藝根本旣立條目  
易張雖時已阡危頗嫌遲誤二三十年深慮緩不濟急然使股肱  
近臣封疆大吏果能一德一心遵奉 詔旨勇猛精進次第施行

環球諸邦必當改視易聽容我自新三五年間金甌無缺卽或少  
割邊圉亦自無妨必有振興之日無如白首諸公迂執如故膠滯  
不通視 王命若弁髦奉 詔書若故紙閒觀袖手目不關心似  
此情形再一二年將有不能爲不得爲不容爲不准爲之日矣前  
者某君某君某君某君荷蒙 召見海內士夫喁喁景望以爲必  
破格擢用畀以重權及觀後 命乃大出薄海人民意望之外似  
朝廷猶有瞻顧之心而某某二公乃甘爲叔孫武叔司馬桓魋  
而不顧人之唾罵時至今日此輩尙復忝顏人世流毒寰區不令  
大地陸沈心終不死可歎可恨何啻猛獸毒蛇雖然二君自  
是當代第一流人允足千古觀君今春所上奏疏實與治安策  
方駕聯鑣凡有心肝莫不焚香頂禮稱爲救世大文武侯出師詎

日能過雖未達於九重實已洽於四海今之縉紳大夫紆青拖紫高爵厚祿者何可勝道坐視國勢傾危束手無策孰肯爲皇上詳盡剴切沈痛悲憤如是陳之乎使君仍同儕輩浮沈郎署坐待升遷誰復譏議而君憂國忘身發於至性不顧忌諱不恤羣疑悲憤溢於簡端血淚盈於字外言言切至字字精詳非胸羅五洲識高一代有浮雲軒冕之志憂樂天下之心者烏能與此卒令天下大事賴其大聲疾呼回生起死使神州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不致淪胥永爲奴隸其功實不在禹下天理難誣公道自在有聖者起不易斯言矣南皮尙書聰明早達天生聖朝柱石之臣將以開物成務年來局於邊幅未能大沛厥施然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朝廷屢詔求賢之日不聞公薦達通達時務者何人

智謀勇功者幾輩卽如■君者亦不聞公連章論薦如胡文忠薦左文襄劉霞仙中丞故事頃者曾肅一稟請南皮公論薦其人以佐聖朝維新之政不知能否塵聽執事近在左右常與南皮公周旋亦嘗以大臣以人事君之說進之乎■君當舉世沈迷之日首犯大難以一手一足之力出而與盈廷公卿羣士抗爭其氣至堅至剛而其境亦至險非有一二大力者扶之翼之恐或躓而不起此後更無人出而任艱危矣■君此時正如立於千仞之崖足二分垂在外可謂危險南皮公若愛惜人才於此時連章論薦堅定聖心■君必能樹立大有爲於天下此係爲天下惜人才非有私於■君也汝謙於■君未嘗識面傳聞之語或目爲狂然觀其所爲步步蹈實確有根柢絕非殷浩流俗人識見卑庸見有

出類拔萃之才高視遠觀之士卽驚詫惶惑附以狂名此世俗淺鄙之言非有識所宜然也執事昔年曾識其面亮知之必深今當天下同春之始 廟堂之上斷不可少斯人汝謙爲天下大局起見蒼生託命起見望執事言之南皮公推而挽之俾佐成一代文明之治薦賢受上賞將來論世者必有以歸公也幸垂察焉



再致倉場侍郎李苾園書

敬啟者汝謙前者不揣愚陋謬貢一書以薦達君為請計  
蒙省覽書發後復自悚懼深恐有不當於先生之心繼而思之先  
生位列上卿有以人事君之義當博求賢俊以贊成維新之政今  
上赫然奮發屢詔求賢大開拘禁忌諱之陋習千載一時古  
今罕覯而謂無所可舉不亦蹈焉知賢才之誚乎故敢瀆陳為塵  
壤之助今日中國貧弱極矣惟弱故貧因貧愈弱華人生計半被  
奪於西人年豐而啼飢歲稔而號寒者所在皆是蒿目時艱仁人  
所痛況當百度維新之日帑藏匱乏之時若不亟思變通窮源竟  
委稽古倣今雖有聖哲亦將束手今之言致富強者大抵曰農商  
曰礦務其言非不是也然皆成功迂緩非十數年後不能收效汝

謙嘗以爲當今救貧之道莫如倣美國日本之行鈔鈔票一行則國用不絀民困自紓而富強之基亦易漸立願或謂咸豐初年亦嘗行鈔矣其後卒不能行已可概見不知當日之不能行者以法之不善非鈔之不行也上之取於民者以金銀行於下者以鈔票是自行之而自廢之陽行之而陰遏之無怪其不能行矣如堅之以信持之以恆 國家收錢糧關稅一概收票則民亦何樂而不用哉如老伯表而奏之請由戶部精造鈔票由一毫至五百元爲止頒之各省藩司下之府州縣州縣下之錢店限三月後凡關稅錢糧一律改收鈔票如此則一二年間鈔票徧於海內人皆樂其輕簡便於取攜有如風行草上矣京師湖南錢店上海銀號錢莊所出之票且人人樂用之以 國家之力 帝王之富而謂不能

行其誰信乎汝謙前在日本見其國中金銀罄竭全用紙幣其商賈士庶買賣貨物均喜用票而不用銀其國家若購外洋器物卽以紙幣收買百姓貨物售之西人兩相交易故其國雖無金銀而國與民均不困十數年閒遂以大富此已然之效也汝謙昔有時議三十則印刷未成茲先行錄鈔一條寄上祈采擇焉若遂舉而行之實救時之良法也惟先生留意焉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畏壘國游記

屹然立乎大瀛海之東有畏壘之國焉其地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西北陸而東南海居溫帶之下氣候和平土壤膏沃人民秀淑物產豐盈疆域之廣人民之眾環球之上次居三四其開闢不知幾何年其有籍可稽者迄今垂五千歲國中民氣柔懦自古爲君主之國約如中土其君上世稱皇中古稱帝近古稱皇帝上古之治荒渺無稽中古之世號爲文明自稱皇帝以來二千餘載治具日弊風俗日漓近百年閒國中屢有寇亂民庶凋弊窮蹙樸野鄙陋蓋幾幾乎蠻夷矣其國自四千餘年以來朝代易廿餘姓或一統或割據或南北分王事跡備載畏壘史冊茲不具述綜其大要中古以前爲封建中古以後爲郡縣其閒雖少有變更大體

要不外此矣。畏壘風俗重男輕女，好尚文學，士人無論貧富貴賤，能多識故事，綴文屬詞者，卽負才名，官民皆尊異焉。其取士也，選單詞片語於故籍中，號爲題目集，千萬人共作之。又於文內生文，詩內生詩，以附會穿鑿，堆砌彫琢爲工。中智以上皆老死於故紙中，嘔心吐肺，咀字嚼文，得一句一篇，傳述於人口，卽以爲成名立死而不恨。至於車馬衣服宮室飲食日用養身之具，則置而不顧，苦敗窳陋人所不堪者，尙自得曰崇儉。甚至飢寒交迫，仰不能事俯不能畜，仍矯首長吟，埋頭塵案，自若也。中知以上旣疲弊精神於咀文嚼字中，老死弗顧。於是舉國之農工商賈無不怠惰迂拙，器用服食無不朽頓，窳敗街衢狹陋，汙穢而不修，溝洫淤塞，漫溢而不理，踰溺沿街而洗滌，褻服懸市以招搖，出門則肩背相摩，人

市則趾踵相觸汗氣薰撲塵沙眯目糞土充喉同人道於牛馬而  
國人安之若素尙欣欣然曰吾君子之國禮教之邦也若不知環  
球之上尙有歐美之盛也者或見其人則曰蠻夷也戎狄也自尊  
而卑人自大而小人若此蓋其天性使然陋俗所弊承承繼繼百  
世不改也其國自開關以來卽閉關自守龐然自大以爲天地之  
閒惟有畏壘而已故其國人驕蹇倨傲老死不改如此千年以前  
曾與日本通聘二百餘年後遂絕環其國者數十小邦皆臣服焉  
朝貢焉其國人之尊大蓋有由也三百餘年以前歐洲荷蘭葡萄  
牙人始與互市是時歐洲人尙弱雖畏壘之奴臺賤役亦敬而禮  
之惟恐弗及四十年前歐人漸強有販洋煙至其國者其大官惡  
嫉之焚其煙毀其舟繫擄其商人歐人忿恨以兵三萬攻其城邑

擄其大臣畏壘屢戰不勝乃輸金割地議和而罷自時厥後其國君臣驕蹇如故藐視歐人如故歐人蓄憤復以兵破其都城焚其離宮別館其國主逃命不暇乃復輸金割地以和自時厥後屢與歐人齟齬每戰必敗前四五年閒與日本國失和交兵畏壘敗績割地數千里輸金鉅萬萬爲城下之盟而還自時厥後四隣交侵疆土日削或俯其背或扼其吭歐人束縛之抑勒之而畏壘君臣低首下心倪倪忸忸惟歐人之命是聽如圈羊牢豕於是畏壘幾不能國矣於斯時也畏壘小臣中有慷慨忠憤知幾識時者見國人之將淪胥陷溺永爲奴隸也出而建自強之策上變法之奏以警悟其國主國主嘉納之於是改革弊法立行新政歐美之人皆改視易聽悚然起敬以爲畏壘十年可以自立廿年足以富強詎

知其國錮弊太深天不佑相其國太后與二三守舊大臣突然廢其英武之君殺其忠義之臣盡反維新之法其國之志士通人皆惶惶焉惴惴焉知其國之將亡無日矣不惟亡其國將亡其身不惟亡其身將亡其子孫嗚呼畏壘之君若臣亦何昏謬之甚也坐使四萬里之山河億萬萬之黔首淪爲奴隸化爲犬羊數千餘年之古國一旦瓜剖而豆分牢溪生往而遊焉居其國者三月見其國政之凌夷風俗之澆薄人民之固陋君臣之昏庸驕蹇慨然歎曰畏壘其不國矣計過三年國必分裂爲歐人之役屬自茲以後又不知更歷幾何年皇天降鑒復生聖人始出斯民於水火嗟乎畏壘吾隣國也以不知變法不知振厲馴至今日危亡之禍已在旦夕其君若臣尙若泰山之安泥古守舊執而不化非自作孽者



耶夫中國亦東方之國也觀於畏壘可不惕然自警翻然變計乎  
嗚呼難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將廢之其孰能興之哉是  
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也是爲記

誥授資政大夫出使大臣四川川東道黎公家傳

公諱庶昌號蕤齋貴州遵義黎氏先世由江西新喻徙居四川廣安州以上世代不可考凡歷幾世至前明萬厯中有曰朝邦者率其四子懷仁懷義懷禮懷智由廣安徙貴州之龍里逾年再徙遵義東鄉樂安里之沙灘家焉懷仁生民忻民忻生耀耀生天明天明生國柄國柄生贈奉直大夫正訓公會祖也妣鄒氏封宜人奉直授徙於四川灌縣卒門人葬之郭外寶■生山東長山縣令安理妣楊氏長山令生二子長曰恂由進士起家歷官至雲南巧家同知次曰愷卽公考也官開州訓導三代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張氏生母吳氏皆封夫人訓導公生四子長庶燾庶蕃皆舉人次卽公訓導卒於開州時公方六歲家貧也而尪弱多疾伯兄教

之嚴祁寒盛暑不少懈年十四五賦詩屬文犁然成誦郡縣試屢  
冠其曹廿一入郡庠生食廩餼自咸豐壬子黔省苗教亂起停鄉  
舉者十五年公時學已大成無所進取乃走京師應順天鄉試辛  
酉壬戌兩試下第困不得歸同治元年 穆宗御極 兩宮太后  
垂簾聽政下 詔求言公以諸生獻策 闕廷 上聽其言 召  
赴軍機處面試又奏言國家之所當興革者十五事皆切中時弊  
遂 特賞知縣發往江蘇曾文正公大營查看委用文正初未之  
異委辦保甲公宵旰從事不敢憚勞文正稍聞其才召入幕府治  
文書文正平江南征捻匪公常在左右已而文正移督畿輔念公  
家貧親老勢難偕行乃留公江蘇待次上奏云黎某與臣朝夕互  
對數年外甚樸訥內有抗心古哲補救時艱之志之語時豐順丁

公曰昌巡撫蘇州習聞公名延入幕治事已巳署吳江逾年文正  
還督兩江檄署青浦辛未文正公薨公大悵快壬申管淮陽隄工  
支應工竣管揚州荷花池樵務二年報解餘羨逾萬調權通州花  
布厘捐自曾文正云亡公以知己寥落常鬱鬱不自得欲有所建  
立於世而苦無汲引丙子冬湘陰郭公嵩燾以侍郎奉命出使  
英法二國簡選材俊公以三等參贊隨行時副使爲番禺劉通政  
錫鴻劉故郭公門人一旦驟貴與已並郭常怏怏久之益不相能  
正副使互相彈擊章奏相銜朝廷兩釋不問已而改劉爲德奧  
義和使臣二人仍彈擊不休朝廷乃並撤歸而以曾惠敏公紀  
澤繼郭公李京卿丹崖繼劉公公之隨郭公也初不知兩公有隙  
事之維均適遇小人居閒構譖郭公遂遷怒於公謂公黨劉常以

盛氣凌折至不能堪公懣憤無聊肝氣鬱結遂遭目疾西醫用藥  
出攻之左目失明曾敏惠爲文正公冢嗣與公有舊然以隨文正  
久常覺儀文闊疏意殊不合三年差滿循例保擢知府差竣歸國  
已束裝登車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陳公蘭彬適乏駐日斯巴尼亞  
參贊發電留公公在日斯巴尼亞馬得力都城二年 朝廷察公  
堪大任 賞二品頂戴以道員用充出使日本大臣公在日京三  
年見日本輕玩中朝寸心孤憤然使臣之重輕全視國體之強弱  
白人崇尚西法視中國積弱莫能振興樽俎之間禮意闊疏遠遜  
太西諸國公在外無可設施日夕嗟歎乃收羅唐宋逸編古籍刻  
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刻印之精突過前古一時海內震動壬申八  
月丁內艱時日本與朝鮮構釁代者徐承祖已至 廷旨仍留公

治事三月朝日事定公奏請回國終喪扶母柩旋里服闋覆命  
值新簡日本使臣李公興銳病不能行復以公往公兩使日本  
與其士大夫狎習每春秋佳節常設文酒之譙於芝山紅葉館與  
諸名士唱酬詠歌哀然成帙於是有日東文譙集三編之刻任滿  
之前半載祖餞之會無虛日惜別頌禱之詞以數百計去之日攀  
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餞至數百里外太西各國使臣嘖嘖稱羨謂  
爲從來使臣返國所絕無也蓋公之再使日本也脫去崖岸兼容  
並包凡彼都之學士文人無不交其交也無不善故其國學士文  
人無不識公亦無不敬愛公者所以文字之播於日本者亦獨多  
先是公嘗議於吾里禹門山寺建五君祠祀鄭子尹珍莫子偲友  
芝伯兄伯庸筱亭諸先生令地方官吏春秋祠祭國家舊制凡

建祠祀必自紳民呈由縣府申詳司院層遞核結然後奏 聞

上又交部審議而後定公不循舊制遽騰章上奏部議以違例論降三級調用蒙 恩賞二品頂戴仍留出使大臣之任任滿之日

合肥相國李公鴻章念公朝鮮之役偵察幾先通報捷疾得不失機宜以不暗典禮致干吏議殊爲可惜乞 朝廷棄瑕錄用 上

嘉納之公還 朝覆 命之日卽 賞還原官其年四月 簡授

四川川東道四川爲天下繁富之省而川東又四川繁盛之區所轄州縣三十餘赤望居半一道之地縱橫千里蓋幾於小省諸侯公蒞任裁汰舊規清正守法廉俸所入半施之義舉國事設洋務學堂教諸生之秀者獨力建雲貴會館修禹門山及紅花園金頂山諸梵宇所費以萬計又賑荒救災購米平糶凡鄉先達之塋壠

荒墟祠宇頽廢忠臣孝子之後裔貧無倚賴者見之無不勇爲爲之必求可久以故去官之日僅有屋十數楹田百餘畝而已甲午中東之役公每聞戰狀輒慟哭涕零憂憤成疾或終日不食久之漸語無倫次丙申八月渝城大火焚民舍二千餘家延及衙署公倉皇震驚疾益加甚漸成狂瞽提刀叫躍言語迷惘時有旨召公赴京以疾不果行其冬遂引疾歸交替後延西醫診視疾已大瘳公歸急迫西醫曰此疾今甫半療若不療根明春再發將不可復治矣時子弟輩無敢泥公者公果歸至家飲食步履如常語言復故及秋右目復瞽公益煩惱疾遂篤至不知洩溺至十二月廿日遂以不起嗚呼公偉人也計公生平學問文章行誼節操有足以訓當時型後世者公性廉靖沈毅剛健果決端默寡言語不妄



發發必實踐不輕然諾諾必果行臨事剛斷不計利害造謀作事  
必底於成百折不易不悔已事不信地理鬼神星相諸術操履敬  
慎終身無晏起治事無夕淹居處寢興有常度所至屋室必整潔  
几案無點塵手鈔書盈箱累篋無省筆舉動必循古禮纖微不苟  
簡瑣細輒躬親然胸懷高亮清明廣夷有屋宇天地之氣父母乾  
坤之心視堦垓若戶庭古今猶旦暮奇珍玩賞屏無寸蓄古書名  
畫不私藏於家輒梓印以公諸世性不佞佛而修梵宇購藏經及  
娑羅貝葉之屬費以萬計蓋生平喜成惡敗閱世者深計慮久遠  
知後嗣之不能長保故發憤而措力於梵寺琳宮冀以垂諸久遠  
也其處家庭也奉母以孝事寡嫂以敬撫孤姪至於成立仕宦兄  
弟之間人不能堪者公處之以禮宗族戚黨咸視疏戚厚薄扶植

而任卹之沾丐甚眾居官數十年僅兩署州縣時祇二年故無赫赫之聲其出使日本泰西也所到之國必友其賢士大夫而無不欽慕欣悅蓋公德氣粹然光輝充實望而知爲忠信篤敬之人故所至人愛所去人思雖中外異俗殊文而情意交孚歷久猶不忘訊問也不有分外之財友朋緩急相聞無不立應事過輒忘有所購置只問美惡不問貴賤塵視千金糞視珠玉然不妄費費必中理中年依文正公久衣服飲食必儉約自周歷泰西各國以後恍然悟身世之有盡視窮奢極侈爲當然不主故常矣少年迫父兄之教困於科舉業心頗不懽嘗瀏覽子史百家之書務通大義不顛顛於章句訓詁而四史通鑑致力最深硃墨並下網羅舊聞萃綜精義牛毛細字充塞四旁平生喜爲古文辭及從曾文正公遊

大啟塗轍嗜好益深如飢渴之於飲食精心探索直造幽微手鈔名篇至數十卷成績古文辭類纂一書刪訂去取二十餘年而後成爲文大指宗尙方姚法度謹嚴簡鍊縝密而雄直之氣得自天成曾文正常稱之曰能所著有拙尊園文稿內外編黎氏家譜全黔國故頌入都紀程西洋雜誌續古文詞類纂等書皆刊以行於世公以道光丁酉八月十五日生光緒丁酉十二月廿日卒均在沙灘老宅春秋六十有一配莫氏封夫人妾趙氏子一尹聰女三長適武昌陝西同知張沆次適江蘇知府獨山莫祁次尙幼汝謙於公從姪也稔知公生平大節謹次其崖畧以俟世之知言君子考而論定焉

日本東京油畫記

日本東京上野之地有油畫亭焉其亭圓式上蓋蔚藍琉璃瓦周圍繚以磚牆上與簷際約二丈許其畫懸於牆壁長短橫潤與牆周匝人至亭下入門緣梯登樓欄楯周遮離牆五六尺許凭几而觀則儼然畫也及注目凝視瞬息間倏成平陸縱橫數十里一望無際若置身境中忘其爲畫矣其畫爲亞美利加人所繪壬申癸酉間南北合眾國戰事其地南瀕海峽東西北三面崗巒起伏人立於土城中其城背山面水敵人以鉅炮轟擊樓崩棟折室屋皆焚火光燭天上激雲表風雲慘淡天色爲紺赤敵人馬隊自東關口入北兵大敗自西踰垣而潰折臂洞胸屍骸枕藉丹血橫流盈衢溢巷狼籍情狀不忍久視城內外草木屋宇器具人物鎗械

之屬莫不有影其時天色昏黃日光黯黯觀樹木之影知其時在申酉聞其火光煙燄儼若親臨戰陣者直置身在畫圖中也其南面則海峽環抱澄清一碧荇藻縱橫微瀾不起雲影天光倒映水內隔岸則篁竹蒙茸叢蘆蕭瑟平沙淺草一望無際至大洋而止同望西北崗巒起伏層疊隱現坡隴田疇迴薄映帶縱橫遠覽二三十里之境盡在目蓋若身在城樓之上近矚遠觀山川形勢歷歷在目也者噫嘻可謂神矣蓋西人油漆繪影繪聲山水草木人物之遠近大小皆有尺度觀草木牆壁之影可知日影之高低晷刻之早晚至於火光煙影罔不惟妙惟肖大小各殊千軍萬馬中臺釐不爽其神妙真不可得而思議矣此畫成於美國名家日本國家每年以六萬圓貨之特造此亭爲懸掛之所俾國人觀覽

開智慧而師法之其畫收數十里之境摹寫戰狀局勢宏闊其筆  
痕亦不若尺寸小幅之細緻也然亦近代地球有名之作故述而  
記之

論八家文體

退之之文雄奇瑰偉博大昌明如觀溟渤波瀾壯闊萬靈百寶隨地湧出柳州之文峻整光潔尺步絢趨如壯士赴敵進退止齊不離步伐歐陽之文寬博紆徐俯仰有度如公卿入朝佩玉鳴鸞風度迴遠曾子固之文純厚淵懿端正和雅如儒者正冠束帶坐而論道荆公之文峻嶮巖刻勁峭廉悍如千崖萬壑下有湍流迴旋悍急曲折奔注老泉之文橫奇雄肆有戰國說士之風如俠客舞劍縱橫捭闔銳不可當東坡之文放蕩宏肆氣猛才豪如江河浩瀚波濤洶湧奔駛駿快無少滯泓子由之文純正端謹樸素和雅如朝士罷居林下幅巾野服自然端遠